



遇见一首诗

致青春

江南忆

◎孙文辉

即将迈入高中的那年夏天，平日里一道兴冲冲爬山赶海的死党们忽然失了踪影，好似出了梅的衣物，一个红猛日头后便被收进了各户人家的箱底。屋门前的道地随着夜色的弥散变得空旷起来，渐渐地贮满了澈亮、静默的月光。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幽幽地诉说着什么，忽而欢欣，忽而怨艾，忽而惘然，似有一只无形的手，莫可名状地拨弄着窗帘上的光影。

记得那些幽灵般的诗句，正是沿着如许光影的变幻而渐次氤氲开来的。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/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朗读者的声音略带沙哑，却出奇地纯净，仿佛里面含着一颗颤颤巍巍的灵魂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觉项上的头颅被揭去了一般，呆若木鸡，许多年以后方始悟得，那便是诗的大能。电台里的DJ似乎也着了魔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首亦短亦长的《断章》，神异的语息似能将人引向无尽的远方。尤其是每一句诗里的“你”字，被拖得又长又沉，恍如来自无何有之乡的一声声召唤，简直能勾人魂摄人魄。老实说，当时的我并不明了卞之琳的心结，也无从得知学者们微言大义式的阐发，只隐约觉得这是一首关于他乡的诗，有着比眼前的夜色更为深广的可能。在日复一日的潜吟默诵中，我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段贫瘠而又亢奋的青春岁月。

或许光阴是世间最伟大的发酵师，诗中很多隐伏的情愫唯待世易时移后方得一一浮现。譬如《断章》中的那个“看风景人”，直至逼近青春的尾巴，我才对其产生刻骨铭心的同情。川端康成说，美是邂逅所得，而生命中的那个“你”又何尝不然呢？四月的太子湾花开遍野，游人如织，在蜿蜒的郁金香丛里，我偶然发现了“你”的背影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瞬间体尝到了“看风景人”的处境。

后来，她也曾有意或无意地问起：“你研习卞诗有好些时日了吧，可有最心仪的诗句？”屏息良久，我才磕磕巴巴地背了一遍《断章》，声音轻极低极，几乎淹没于

在田野

狂想曲

◎苏礼巧

我先看到了野葱，拔出来择好的野葱，裸露着白色的球状根部，一棵一棵摞成了好几堆。

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直起了身，手里已然又拔了满满一把了。看上去四十来岁，笑容完整地看我。

我搭讪，拔野葱啊！

我听到他说了句什么，其实我是不需要他回答的，所以说了什么我也没有注意听。

但是他又说话了。你是来挖野菜的吗？他说的是普通话，原来他是异乡人。

他一定是看到我的工具才这么问的。我拿着小锄头，其实我是来挖野花的。但我忽然改变了主意。我说，我也拔野葱啊。说着我就蹲下去开始拔了起来。这个季节的野葱铺天盖地的，让人不知把脚放在哪里。

但他显然没听懂我说的。他又问，你挖什么野菜呢？

我想这不是在挖野葱吗？但是问了我总得答，我就直起身，朝他扬了扬手里的野葱，跟你一样啊。

他却说，这个我们叫野蒜。你们本地人叫“里蒜”。

里蒜。对。小时候奶奶就是这么叫的。小时候春天里，奶奶带我去野外拔里蒜，回家用来炒年糕给我吃。可我是什么时候忘记了里蒜而改口叫成野葱了呢？

但我没有说。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？他是一个陌生男人。我这样想的时候，脚不禁朝远处的田埂移动。

但是他又跟我说话了。也许他在这里独自拔蒜太寂寞了。他说，你们用它做什么菜呢？

做什么菜？我从不做菜。我也不知道拿里蒜去做什么菜。我看到了蒜的时候，根本没想过用蒜烧什么菜。也许，可以用来点缀红烧土豆？也许可以用来炒鸡蛋？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跟一个陌生男人讨论这个话题。

于是，我含糊其辞地哼哈一下，跳下一条田埂，到田野的那一边去了。

田野一片葱茏。二十多天前，里蒜还稀稀拉拉，二

突突的心跳声里了。而她，照例浅浅地一笑，恍惚间走在了我的前头，将浓浓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。我忽然绝望起来，望着她，望着她的黑影，竟似陷入了无涯的泥淖，再也无力气拔腿向前了。无数个开满郁金香的春日纷纷逝去，待南下的邮车捎来她的书信，我已从卞之琳的诗歌世界里走了出来。暗黄的纸笺上不见其他话语，唯有短短的四行《断章》横亘其间，如沟壑，如瘢痕，如四条寂寞养肥了的长蛇。我细细地辨析着她那些欲显还隐的横竖撇捺，越来越深切地感到，在“你”和“看风景人”之间始终悬着一只脆薄剔透的瓷碗，里面盛满了月光，也盛满了黑夜，盛满了浅笑，也盛满了绝望。在时间的无边荒野里，“你”不敢回眸，“看风景人”亦不敢上前，因为谁都害怕听到那巨大的碎裂声。

回到换了容颜的故乡，踏着众人的步伐工作，买房，娶妻，生子，我逐渐感受到了世俗生活的温暖与踏实，竟也于不知不觉间淡出了那段“看风景”的时光。直至去年秋初，窗下翻阅新修的教科书，我才再次遭遇卞之琳的《断章》。许是天光昏黄了吧，我下意识地扭亮台灯，逐字逐句地重读了一遍，像是在轻抚一张被皱纹遮掩的脸，竟也没有撕心裂肺地哭上一场。

到底是快入不惑之年的人了，我暗想。孩子们的笑脸依然如三月般明媚动人，显然藏着无限的“风景”。我什么都没讲，只是让他们任选一种最契合自己生命体验的语调，念念这首才开了头即煞了尾的《断章》。男生女生都很兴奋，循着各自的敏感点，有的作呼唤科，有的呈私语状；有的一往情深，有的暗自神伤；有的默然自安，有的怨艾难平。独坐教室一隅，听着各色版本的《断章》，我忽然获得了一种置身局外的豁亮感。余光中先生尝言，《断章》的结构“令人想到‘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’的成语”，那么在“你”看风景和“看风景人”看你的背后，岂非还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么？站在中年的高楼上，我隐隐地听到了诗人描述这场你我永相隔的人间戏剧的声音，不动声色，深广莫测。看着九零后的年轻人在诗行间抑扬顿挫，我神思游离起来，仿佛遇见了与自己形似而神已不似的青春光影。

十多天后里蒜已经蓬勃得不行了。今天风大，已接近傍晚，我感受到了冷。一阵不明方向的风突然刮过来，将外套的帽子一下子扣在了头上。也好，戴着帽子就不那么冷了。我蹲在那里，我穿着红色的衣服，帽子也是红的，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像个小红帽。

小红帽……我忽然害怕起来。我想到了那个拔里蒜的男人。我探起身看过去，那块地方此时已经被山的阴影给遮住了，远远看过去就像那一整块田野被弄湿了一样，看得心冷飕飕的。阴影里，一个更黑的身影还蹲着在移动。

他拔那么多里蒜干什么？

我想我这样蒙头蒙脑地蹲着，如果突然从后面抡起一棍……但是，我身上只有一把小锄头，还有几根里蒜……我越想越害怕，决定收工。

没有别的路，只好硬着头皮原路返回。

他不可能不看见我。田野上总共才两个人。但我不敢看他。

但他跟我说话了，回去了啊？

为了表示友好，我选择了一个问句：你拔那么多蒜干什么用啊？

他说，做佐料啊！他又说，不拔了，回家了。好像是我给他信号催他回家了。又好像他要跟我一起回家了。

他这么说的时侯，我已经飞快地经过了他的身旁，从绿茸茸的田野走到了河边的小路上。

小路旁的石头上，坐着一个女人，勾着背正在绣十字绣。其实来的时候我是看见她的，那时，阳光照在石头上，我以为她是在晒太阳。而现在，这一整块地方也被刷上了一层阴影。

她瘦瘦的，黑黑的，颧骨有些高，头发扎得低低的，脑门上卡着一个发箍。看起来，她像是在完成最后的动作了。

我突然明白了。

原来她是在等田野里拔里蒜的男人。而他，也是在等她。

夜听金盆捣凤仙

◎蒋静波

春日里，朋友给我几粒花籽，小而黑。问她什么花，笑而不答。我随手将花籽撒在院子的一个角落。

数月后，瞥见院落里开着一簇簇五彩缤纷的花，像一只只彩蝶停在绿枝上。走近，嘿，那不是凤仙花吗？

打从记事起，就识凤仙花。夏日里，家乡的屋前院后、路旁篱畔，到处有它的踪影。凤仙花如同乡间的野草，花开之前，无人理会。待花儿一开，必有一个女孩发出惊叹：“我家柴房边的满堂红开了！”盼了一年的朋友，就这样突然而至，自是喜不自禁。那时，我们唤它“满堂红”，或“指甲花”，很久以后才知道，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凤仙花。

之后，隐在各处的凤仙花，像得了令似的，几天内齐放。那些地方，因着一丛丛的凤仙花，霎时变得热闹、明丽起来。凤仙花是顽强的，任凭烈日炎炎，不管狗踏鸡啄，那红的、紫的、白的、黄的花朵，开得姹紫嫣红。等到花儿开尽，每一朵花，结成一个鼓囊囊的苞，过段时日，稍一碰及，黑色的花籽便从椭圆形的苞里裂开散落，来年，每一粒花籽又长成了一株凤仙花。

我家的后天井，凤仙花年年开得浓烈。奶奶说，蛇怕凤仙花，种上它，蛇就不敢来。果然，在这间屋里，我从未见过蛇。凤仙花盛时，奶奶会将花儿摘下，如果不够，就到屋外的某个角落，再摘一捧，顺手摘一叠野麻叶。晚上，在星光下，将凤仙花放在小凳的背面，和着明矾，用刀背细细捣成糊状，然后，将花糊放在一张野麻叶上，再将它敷在我们姐妹的指甲上，最后裹上野麻叶，扎上棉线。在家乡的风俗中，中指不作染红，据说染了中指，姐妹间要生分。奶奶则说，留着中指，是为与红指甲相衬，红白相间，才显好看。如果花糊有余，奶奶就将它敷在自己的小指上。第二天醒来，急着褪去麻叶，蹙着手指，与邻家女孩比试谁的指甲最红。一个夏季，女孩子们要将指甲染上几次，才觉得够红、够美。清代袁景澜为此曾咏：“夜听金盆捣凤仙，纤纤指甲染红鲜。”只是，乡间的凤仙，就如乡间的女孩，虽然人人都捣了凤仙，染上红鲜，却从无金盆相配。虽然没有金盆，凤仙花带给我们的，仍是满溢的快乐和满足。感谢它，给平淡的女孩及其人生，染上了一抹美丽的红色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摘下一大包凤仙花。那么，就在今夜，叫上妹妹，来一次“夜听金盆捣凤仙”吧。

总第 5906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配图

沈欣

